南州草堂集

序

今天下人士日夕操觚削牘以表見於當世者惟文古文二者而已時文足以取功名富貴士自髫丱卽已受父師之所督責其爲說甚備而實難工古文無關進取非負兼才與貴顯自信及山林屏廢濩思苦學之人無意爲之或悅其名美又以爲無程度限量可隨意爲之而遂爲之者其間淺深離合益亦難言矣古人之爲文也博觀約守平心養氣以俟其時與候之自至或十年一進或二十年一進今稍解聲韻或破除一二比偶之體而卽曰吾將衙官屈宋奴隸班揚也其果然否耶古人

爲文莫不有師友聞問觀摩之雅漢與經學各有
師承人才翕集元閔黃初間爲最盛如李杜韓柳
元白之于唐歐蘇曾王秦黃之於宋彼皆葢代人
才一時輩出若孤寒崛起豈盡無待而與人生時
會遭逢有幸不幸焉此亦事之無可如何者矣更
念古人沉潫篤信至老不衰傍覩後進或有一字
一言中其肯綮則終身折服昌黎所云長師少貴
師賤師其道也今一值尊貴稍涉豢訐便疑攻短
將側身趨避不暇遑言虛懷引過乎悶居落落久
無所發其狂言茲虹亭先生遠過得從朝夕與之
上下古今得失之林近及景濂青田陽明震川遵

巖牧齋諸君子促席添燈不覺漏之至盡虹亭生長江南文秀之鄉所師所友皆當世偉人奇情奧衍少負才子之目以徵辟受知

天子官檢討特賦性蕭閒不久遂左遷以去生平著述多至數十餘卷其在史館所撰著俞咸馬芳劉顯等諸大將列傳尤爲高嚴縝密不減孟堅旣還初服一觴一咏徜徉山水之間絕無系毫感嘆之色嗟夫虹亭之人如是安得文不爲古人之文哉予與虹亭相見晚又咸非壯盛之年而予且長虹亭十八歲然孜孜爲學不敢自信之心互相勉其不足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古人旣往來者

難誣虹亭安得不起而自任哉序虹亭而遂及乎時之槩論知吾黨之所以相期非徒謬為時俗之引重也

康熙甲戌冬立春之一日長汀黎士弘媿曾撰

序

吳江徐君釚電發以詩名江表者三十年游屐所至名流必與酬和其菊莊樂府流播朝鮮有題詩於卷後者歲在己未

天子召試文學之士於體仁閣下擢高等五十人同日官翰林纂修明史於是電發暨余偕入史館又僦舍同居既而兩人相繼罷官余年衰老頹眈著書廢吟咏而電發方肆力於詩古文辭積若干卷刊成一集美哉篇章之工且富也古稱三不朽者立德尚矣至功與言或不能兼有利達之士不皆開濟之才而一致通顯遇談經

術者輒薄之曰書生書生云爾視文章爲無用之物謂富貴足以侮人當其生時獲乎上者不盡信於朋友其没也已以爲功者人且罪之其所立者安在迨百年之久公論出焉初不以爵祿之崇卑厚薄定人之賢不肖故夫士之不朽立功者倚乎人而立言者在己可以審所務也已明之初召修元史者先後三十人其仕而達者或不能舉其鄉里官閥蓋有斷簡零墨無存者而汪克寬趙汸諸儒其詩文經義流傳至今果其孰失而孰得與電發之所作九州之表四海之外尚有賞音者况夫百世而下豈無好之者哉序其編他日之論世者

亦必有慨於余矣

康熙乙亥八月秀水朱彝尊竹垞撰

序

古人以立言爲三不朽自我觀之天下之易朽者莫如書六經而下百氏繁興秦人一炬老莊荀列之外所存無幾漢儒林立齗齗有辭而劉歆七畧新莽燒之殆盡厥後江陵十四萬卷湘東自焚隋書八萬砥柱沒焉開元四部亡於祿山太和十二庫燬于黃巢宣和太清龍圖所儲靖康之難蕩爲烏有計其載籍之中豈無才人韻士成一家之言筆精墨妙卓立傑出者然或熸于燧人或沈於河伯或狼籍於戎馬丘墟荆榛塵糞之間雖有存焉者寡矣即予纂修明史藝文志無論經史子第數

集部不下三千餘家何其富哉然而其目在矣問其書不知爲水爲火爲土爲木也其書名矣問其人不知爲猿爲鶴爲蟲爲沙也昔賢所嘆仰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而世間老生豎儒執兎園之册沾沾自喜詫爲不朽盛事不已憨乎雖然吾見今之所謂作者大抵蓬心楞腹蚓竅蠅聲挾其陳言勦說自鳴長技極於牛鬼蛇神打油釘鉸而後止有書如此不如無有惟恐焚溺之不速也所以縉紳先生厭之惡之束之高閣絕口不談良有以也或曰此激詞也夫人之著書固有幸不幸焉幸而揚光飛聲登廟堂之上如上林長楊之

賦治安天人之策爲千古所艶稱不幸而窮愁伏處詠歌掇述藏之名山行之都邑如昌言論衡之比遇不遇雖殊其傳一也最不幸者殘編斷簡湮滅無聞與草木同腐是亦有命焉耳方今

聖人在上誕敷文敎日進詞林侍從之臣相與搜討典章揚扢風雅凡有一材一藝者皆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况於卓犖不羣者乎吾年友松陵徐虹亭自其少時英絕領袖追以博學鴻儒受

天子之知入直翰苑掞藻斐然既而文園謝病歸臥江干益肆其餘暇殫力于詩古文辭彙而刻之共三十卷彬彬乎藝林之大觀也且聞徐子所製

菊莊詞流入朝鮮有都護官用金一餅購去弁題一絕贈之斯亦文人之奇遇矣徐子由　召試爲太史公其詩文上之供奉於　朝廷遠之播揚於外國則其立言不朽者已有徵矣而吾以前說當之毋乃逕庭之論乎昔楊雄執戟班固校書並以著述爲業故客嘲而賓戲之其解之曰默然獨守吾太玄答之曰密爾自娛於斯文亦各從其好也上生斯世窮年誦讀縱未能騰跨風雲垂功名於竹帛而生平所學一卷自攜裝爲縹緗雕爲鉛槧用以貽朋友示子孫雖不得肉貴且快意豈必紆青拖紫朱丹其轂然後侈爲得志乎夫富貴有時

而盡壽命不可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千秋萬歲

傳與不傳吾與子姑俟之而已

康熙乙亥秋九月長洲尤侗悔菴拜撰

自序

先君子築室於吳淞之西澱浦之東太倉王奉常題其額曰南州草堂堂之前壘石為山疏土為池雜植梅竹桃杏芙蕖之屬鵁鶄翡翠時時翔集其際堂之中藏書數千卷先君子吟嘯其內所著有誠齋集事物記原吳郡志畧諸書凡百餘卷先君子既即世堂亦圮廢余遂漂泊四方近二十年中間羇枯菀結潦倒頹唐連困南北鎖闈涉水登山呻吟俯仰不無窮途之感幸而遭逢
聖主拔置禁林載筆史館自請假以至還署前後又十餘年復以不才左謫放歸田里今忽忽老矣

回憶曩時累欷嗚咽顧影自憐之情益有不自覺
其洸鬱頓挫者故從今哺擊壤詠歌堯舜之餘類
集詩若文諸䕺刪之存如干卷以誌畢生遭遇如
此而仍繫以南州草堂者不忘先子之志也
康熙乙亥仲春虹亭徐釚書於城西松風書屋

南州草堂集總目

南州草堂集卷首目錄

舊序十二首

周鷹垂舊序

汪蛟門舊序

潘稼堂舊序

舊序

慈谿姜宸英西銘撰

穹窿上下巖谷間蓋有隱君子云春初余自玄墓還憇靈巖裴回琴臺香徑諸勝去穹窿僅二里許會與俗客俱急解維去未暇物色也又數月得遇徐子電發徐子爲人以文章雄視一世尤跌宕自喜其所遊多渓洗奇士或晦迹弋釣黄冠緇笠蓬藋雜居麋猿爲伍甚至變姓名混市肆君至則必求得之余故欲因之以徧識其所願交者然君則先出詩一編示余余讀之幽邃縈曲如流泉出山衝穴觸抵下注乎渓澗歷之成文激之成聲而夾

岸溪林異卉幽芳襲人以爲鵁鶄翡翠之所翔集蓋不待其卷之終譬若舍櫂以入於武陵之蹊不暇知其爲漢晉魏也要非久爲之何能極溪至是君期余以秋冬泛舟胥湖息駕銅嶺尋赤松子采脂處久而后返焉昔蔡中郎入鬼谷過五溪每渡一溪則鼓琴一曲以寫其聲余亦將攜子詩於高山流水間援琴而鼓之嘗必有游魚數沫而出聽者則余之言信矣吳江又有畸士曰潘耒亦善詩詩類徐子而特好著書徐子屢從余言之余所謂隱君子者耒之師孝廉徐君俟齋也時康熙乙巳仲夏

舊序

武鄉程康莊崑崙撰

往時余倅京口日與曹楇登臨射堂研山之側蒬葉兔首招尋不絕而地當沃衍塗四達衣冠徜徉駐舟停策輒爲需于之合然余藉以託下風結遐心則有之矣欲其行吟口誦以耽思乎經術非特不能顧亦有所未暇耳今涖皖城處阨阸荒僻之區其地渟鹵沙莽山石漸漸且墉壑卑阨巷無居人郎有浮山天柱之勝皆遠在百里外不克乘凌窮其所往故余得以精研百氏之囿當其包羅古今遊神八極亦若沛乎有餘而求其更生抗論同

尹敏班彪之互發不寢謝眞邊讓之雄談未已王
弼裴徽之語徹天人其力雖勤終身不至豈得有
一日而數變其說以匡余不逮者哉春仲徐子電
發自吳郡來氣駿而德攻辭者而才甚美時時著
書至與身等余嘗歲時無越思宛委不能就電發
操翰敏捷者然以解余每於淸讌之暇輒來就電
發坐木菴中丙夜不輟電發間發余所未發淸言
緒論辨若懸河至其賦詩臨文概當以慷縱橫成
章若絳螭之騰九閎相與疑義其析聲微左右彼
道生之遇眞長其義豈踰於此耶以電發之才雄
視一世宜無所往而不合乃鑛樸自藏而以類相

從是離膏粱而懷甯志也夫行莫乖於寡黨樂莫大於相知余得近電發以來回視曩在京江時衎衎陶縱方延矚應接之不暇恆若抱札負筆力不能從尚何進德脩辭是問今處陿阨荒僻之區不克乘淩而蓄六典九籍之富供其瀏覽又有電發日傷郤而相對則浮山天柱之所不能至者一以電發之詩文質之吾取之已耳目專而英華積豈非以陿阨荒僻故耶雖然電發之臨文賦詩將以問世矣又豈余之所可自私哉時康熙戊申冬日

舊序

錫山錢肅潤礎日撰

南州草堂詩不一種爲昌亭草者十之一爲皖江草者十二三爲齊魯遊草者十四五夫皖江之詩多於昌亭齊魯之詩又多於皖江何哉遊益廣詩益富也徐子吳江人讀書姑蘇其登臨贈荅限於地局於遇故昌亭詩爲少自渡江以來金山石壁盡入錦囊牛渚蟂磯俱供擊鉢至皖城嘗夢天柱而望司空焉服則偕一二支走馬以尋諸勝故皖江詩爲多至齊魯之遊抑更異始揚州逃樓瓊觀故迹猶存訖任城南池酒樓遺風未改以至曲阜

泰岱趵突泉白雪樓北渚亭車轍所到罔不留題
故齊魯詩爲尤多雖然余不取其詩之多而取作
詩者興弔古之懷具論事之識也葢嘗讀徐子皖
江詩有曰回憶前朝多戰伐誰從荒草弔孤忠嗚
呼人知遊皖江矣亦知皖江之上有余忠宣公墓
乎是詩作而宣慰在焉呼或出矣聊城一矢奇功
立成乃其詩不以褒而以刺有曰孤危忠乃見反
覆志安居但計奇功就終成霸業餘嗚呼論事如
此仲連於千載上能無心折耶持是詩以往可以
遊矣徐子行將至武昌歷漢陽抵黃州以攄吐胷
中之奇焉登黃岳樓崔顥詩可廢也泛郎官湖得

毋尚有太白者舉酒酹水乎過赤壁山蘇子瞻曾作賦於此吾不知徐子之詩又當何如也時康熙

庚戌夏日書於長安蕭寺

舊序

黃岡杜紹凱蒼略撰

辛亥春日余與徐子同客雲間徐子示余皖江遊草未展卷爲三歎焉余嘗由金陵至皖白采石上游江始東石益嶮常開平戰功在焉溯而埗號板子磯弔侍中之捐軀惋靖南之遺烈得毋慨然而賦乎若灊南岳也漢武射蛟作歌處宋元設制置屯兵重地皆不可無詩電發雜感曰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夫知其與孰若知其亂嗟乎電發之詩何其風流而蘊藉哉時康熙辛亥春暮

舊序

桐城方膏茂敦四撰

余耳徐子電發名久矣常恨不得一見辛亥暮春浪遊華亭與徐子比居僧舍因得交焉與之論月歌風槪多快意因出所著皖遊詩示余挑燈細讀其雄渾則若轟雷激瀑其嚴飭則若搢笏垂紳其清削則若臞叟枯僧其娟秀則若閨娃時亦此雖一斑而大雅風流幾幾盡矣且皖余故里也髫年播越中道流離回首鄉關恍如異域今反從電發集中見山川之勝槩與風物之淒其嗟嗟仲宣吾土之悲殆尤甚歟是帙行之當世可爲浮渡龍眠

生色時康熙辛亥春日

舊序

安慶龍　光二爲撰

余皖據上游之勝天柱壁立海門澎湃吞吳咽楚控制東南昔子瞻魯直曾游於此今集中詩歌未磨也爾後嗣者絕響余間一游觀每臨絕壑俯洪濤輒起騷壇寂莫之感余友徐子電發乘興偶過攬勝搜奇卽爲皖江知己當朝嵐繞席夕影涵窗落筆煙生需次成帙集成示余余不禁欣然色喜起而曰嗟乎吾每悵蘇黃題詠之後詞章歇絕今乃得電發是固吾皖江之幸也旣各以事去睽隔數年自丁未迄丙辰復與電發晤於錢唐乍見卽

問皖江無恙余曰予向一游皖而皖之風景盡入奚囊今一游浙而浙之湖光山色悉供翰墨大塊文章予取之過甚毋乃太不廉乎電發笑應曰未也余嘗涉濁河走鄒嶧歷泰山過燕市其間長吟當哭短句抒愁在在都有又豈僅紀舒州之美盛揚西子之容光已耶余退取所爲詩快讀之如大江之奔涔石樸之巉削嶔崎磊落可當卧遊電發乃告余曰予縈思三徑且久皖游一編尤予所見賞者幸綴一言當不減在龍眠百子間也余故述之如此時甲寅春日

舊序

同邑朱鶴齡長孺撰

往歲在茂倫齋中見徐子電發詩歎其天才駿發有豪宕邁往之氣因語茂倫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荊公定當激賞其才未幾電發遊舒州逶迤泝大江過釆石蟂磯夢揆天柱峰洞穴則詩益工已而爲燕遊縱覽京都之雄聲名文物之輻輳與名公鉅卿相過從弔荊卿置酒漸離擊筑諸故蹟則詩又益工已復遊河朔往來齊魯間眺南池酒樓之址而悲李杜之不可復作也歷黃河泰岱明湖趵突之奇而歎東方之壯觀極於此也則詩

又益工及歸而復遊武林探龍井虎跑之幽攬兩峰三竺之勝一觴一詠蕭然自得其詩之工抑且與露桃醺面風柳矜腰爭映發於西子湖心馬塍花畔而電發之遊於是乎不窮嗚呼遊亦難言之矣奇勝交加盪心駭目筆不能追情不給賞苟非胷吞雲夢局以賦擅驪珠則題詠之難也昔人論用兵寧爲拙速毋爲巧遲維詩亦然枯楹迭倡奚暇撚髭宮徵急宣齊矜叩鉢必多造次之華始負通人之目則應捷之難也詩治性情豈拘篇什今則務徵博於千言好窘人以仄韻儷青嬈白易來羔袖之嗤纍牘連章或致重儓之誚則夸多之難

也必才如電發始可免於三者之患已乎雖然天下奇山水無盡文士操管與之角勝於引商刻羽者亦無盡西泠六橋特電發杖屨閒物耳寖假而爲天台鴈宕之遊又寖假而爲三湘七澤瞿唐灩澦之遊吾知其詩之工且奇奇且富必有什伯於此者寧第如郭功甫之金山諸詠見賞於荊公已哉時康熙丙辰春日

舊序

秦亭張綱孫祖望撰

杭城之西有水曰西湖者吾浙中之名川也環以林麓之美峯巒洞壑之奇峭禽魚螺蚌芰芰之生皆爲民利而荒陂廢殿蹝驰蔓草之徑與夫仙靈窟宅漁樵廬舍釋子鬼怪異類遯依之幽谷十居五六若其景物秀麗之色俯仰上下掩映乎淪猗流沫之間者匪獨私于士之人往往出以供四方名賢之嘆賞騷人逸士之咏歌昔唐白樂天宋蘇子瞻宦遊此地首闢其境有功德于民民至今祠之厥後趙孟頫楊載劉基諸先輩攬勝湖中作爲

詩歌以傳其盛而今徐子電發亦倈遊焉君家于吳江以詩才知名當世淮徐吳楚聞聲相思其來于杭也吾錢塘令冶涓梁公實招之入幕而挐舟而至嗟乎以君之才固不異乎西湖林麓之美峯巒洞壑之奇峭乃不獲遇用于世而顧邑邑與鳧鷺鵁鶄呼嘯于蒼烟白雨之際亦大可慨矣雖然梁公有治劇之能自非百里才也而又得君以左右之則吾杭彫敝之民庶幾有瘳乎是君雖不遇吾以爲猶遇也若又以其餘暇乘與登眺足遍遐邇製詩若干篇題曰西陵草示其友陸子藎思屬予一言在昔子昂有詩曰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

鶯花非舊遊青田詩曰雲霞行殿起荆棘寢園蕪皆有致憫乎宋室黍離之意而君詩亦曰四面鶯花誰是主杜鵑枝上鷓鴣啼又曰葫蘆宮井無人跡劫化紅羊又幾年撫林木之蕭瑟哀故國之丘墟其曠懷感悼古今人又如一轍也玆者予披讀再過覩其研體妙思而暢以傷永之旨嗟山川其何幸賴名言以不朽是又豈時流所得竊其藻思也哉時

康熙丙辰春月

舊序

武林孫　治宇台撰

賢人君子之與山川爲臭味也自昔然矣西湖爲武林名勝地輪蹄所至篇詠茲多固無足怪而吾若不能無憾于前者何也夫晉之風流逸少爲冠然遠則馳情岷益而近則遺畧武林康樂于始寧永嘉無不窮討而于襟帶間篇什靡及李供奉夢遊天姥而來駐此亦不過樟亭天竺二三首而已子美少亦至吳越不見一篇是將以此爲不及梁宋齊魯耶然則非白蘇二賢則此勺水亦不過滅沒于句吳蛟龍之地而已徐子電發天下才也其

來錢塘粱使君幕當時勢搶攘之際主賓唱和殆同皮陸而又足跡所至無不成詠兩山之間無畱良焉美哉其殆補晉唐諸賢之遺憾而要不徒與張揚揭貢諸前輩頡頏長短而已也往余下帷于吳吳郡自甲至丙三載所得詩不過詠懷古迹數章而徐子在吾地搜奇攬勝動輒成帙因以嘆姑蘇之蹇滯于余而西湖之見榮于徐子也非偶然矣嗟乎徐子囿攺亭之大弟子也余于攺亭方傷宿草而流覽是編又增師友今昔之感因宋玉以悲正則殆以吳吟爲楚些也

舊序

徐太史爲余二十年文酒舊遊太史與孫孝廉愷似竝受業朱旣庭先生門旣庭經術湛深爲人一軌於正學徒幾以千計繆侍講念齋旣以 廷對第一人高步木天董太史方南復瑜亮繼起馬鄭聲光烏奕海內旣庭久困公車授官郡司寇顧以懸租詿誤罷平居絕去城府文人相輕雖有南北部之目處之曠然澹然嘗相過從縱論當代作者輒爲欷歔扼擥今愷似旣以太學生詞賦動聽天子賜章服假旌節使於朝鮮臚陳外藩詩歌捆載以歸拔其尤薦之 聖人旣試京兆獲雋徐太

史電發復同宋先生以博學鴻儒徵就闕月給大官餼歲己未四月余老諸生濫糜博士廩餼應州縣貢既庭以辯復改就廣文同　廷試天安門外既庭不覺淚淫淫悲憤抵几顧余曰我自戊子秋預江南行省試誤中副車蒙　恩貢入春官曾試於此閱三十年矣塵埃野馬過眼石火不自知其爲春其爲秋也今復需次苜蓿盤捉管於此命也電發旋授翰林檢討明光起草飄飄凌雲海內操觚家羣目爲神仙中人服膺其瑋製爲一代楷模暇投余新詩篇什盈鉅麗猥屬余題識數行余不敏何足與論詩但縷述我儕聚散得失之槩以復

太史因舉似太史集中宦情亦破九疑山之句致語宋先生滋慨我曹株守寒氈且將流涎噉瘦羊也已時

康熙辛酉秋日華亭周綸鷹垂題

舊序

蘇文公允明嘗慨于魯人顏鳧繹先生之詩若文因語子瞻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何哉葢以世之爲文者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而鳧繹之言必有爲精悍確苦如五穀之療饑藥石之伐病非徒以其言而已近代立言之家多矣尤必以無言不工乃可喜而邀名于時故工詩矣必工詞工詞矣必工古文非是則以爲非工之至而名不成嗚呼難矣古之人非有意爲文也將以明道也烏有辭弗顧于理理弗顧于事襞積雕繪爲邀名之具者乎吳江徐子電發匯景藏采刻若于

學予昔在京師龔尚書座見其詞因訂交自是得數覽其所爲詩雖遠道必以詩寄予今又六七年來杭州徐子盡出所爲古文屬予論次予受而反復其言而嘆徐子之心日益苦學日益深其言之屢進而益工無疑也今徐子方以博學宏詞爲予師大司農梁公薦于

朝徐子無意于名者乃其言之工而名自歸之豈與世俗假文辭弋名譽者比哉予與徐子交久且善非徒誇以言當必有以相勵也予方鹿鹿虛聲爲學旣廢見道多惑僅以遊談枝詞抗顏與時輩爭雄而不知止其不見譏于允明者幾何也予顧

與徐子以遣羈歸而已時

康熙戊午閏三月下浣揚州汪懋麟拜撰

舊序

柳子厚云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余初疑其言士君子當官立朝擔荷弘鉅文藝末節曾何足云由今觀之小大有職劇易有司自非當軸執衡雖高官峻秩不得行其意者衆矣惟文也不因時而工不藉地而顯輕重得失之權已實操之而無待於人入亦莫之奪也然則士生斯世非是將奚自見焉詞林爲文學侍從之臣懷鉛握槧固其職事不得以雕蟲篆刻爲嫌至吾儕遭逢不世以文學特見褒異者尤宜早夜孜孜於是往余與徐子虹亭同在史局得盡觀館中所貯天下書籍嘗歎有明詞

臣不下千人而其有集傳世者數十人而已明初以徵辟取士王宋汪趙之徒出焉其卓然有集者十數人聲名長在天壤其餘無所表見則遂索然泯滅甚至欲詳其爵里氏系不可得立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今吾同舉而同官者五十人屈指六七年來遷除者幾人罷免者幾人物故者幾人若星之流若蓬之漂千百年後考論其人不將如今之視昔耶其存其沒將不在文辭耶今之文辭視昔人盛衰何如耶嗚呼其可懼也徐子天材超軼學有師承早歲工詩體尚華秀壯遊京闕周歷江淮海岱之間與豪儁相切劘才力縱横爽朗遒

健無忝作者洎乎結綬登朝爲章鉅篇金春玉應粹然大雅蓋其境數變而格日益進作日益多遂裒而刻之爲集若干卷若徐子之於文可謂盡心耳矣當文運昌明之日館閣需材徐子年力甚富將益淬厲奮發咀實含華窮作者之能事史筆嚴謹雅頌淳淡裔裔皇皇有傳於後令他日尚論吾黨能盡載筆之職以文章華國者徐子實爲稱首不亦偉歟余屛廢之餘復丁窮毒草土餘生久謝筆硯嘗恐没世無聞爲同人之羞剏痛稍平猶當收召魂魄殫竭駑鈍從事著作之林無待於人而可以自致窮達一也旣以此自勉并爲諸同人告

焉

康熙乙丑八月既望同邑潘耒題

南州草堂集卷一目

古今體詩

金昌雜詩八首

聞鴈

月

寄家兄

懷舍弟

歲暮感懷寄葉元禮

春日送吳大虞升北上

城南散步過欽山人禪房

題崔不凋孝廉畫水仙

東侯齋孝廉

爲陳其年題雲郎小影

題畫贈別宋荔裳觀察

秋日同程崑崙郡丞曁重其杓石然明右尊諸子遊大石山作

南州草堂集卷一

吳江徐

詩槀

古今體 自壬寅至丁未止詩五十八首

古意

歎從京口來儂向秦淮住一夜暮潮生分離不知處

落花篇

洛陽城外花如綺洛陽城內歌鐘起一夜東風吹滿枝片片花飛逐江水江水春流暮轉淡江于日暖生紫蘋參差碧樹波光裏蕩瀁紅潮愁殺人憶

昔郊原全盛日芳菲千里春如織香車翠幰掩紅妝寶勒金羈跨紫陌陌上遊絲爭繞樹嬌鶯乳燕紛相度桃李蹊成白日斜棠梨院鎖黃昏暮誰料繁華類轉蓬紛紛墮紫又飄紅杜鵑血染臙脂裹蛺蝶魂迷芳草中歎息年光空自好玉顏零落憑誰保花謝花開無盡期委地飄階不須埽別有佳人斂翠眉翩翩衫袖淚雙垂明年依舊花爭發開落庭前知為誰

題道傍梅

高枝映江水孤芳振林薄一夜東風吹無人自開落

擬唐人上皇西巡歌

錦江春色斷人腸一曲淋鈴淚數行夜半夢中聞羯鼓華清宮外月如霜

涼州詞

紇干山下陣雲多玉笛橫吹出塞歌腸斷關山萬餘里秋風先入鴈門過

長門怨

承恩自昔解明璫曾侍君王翠輦傍斜倚雲屏低玉袖回看歌舞向昭陽

送方爾止還金陵

爾從雪水來片帆不肯任乘風夜過洞庭西蘆花

瑟瑟滿寒渚渚清沙白今送君朔風旅鴈高入雲
官司捉船船戶避津吏前頭不敢行問君歸思一
何切笑指征衣已百結旅館朝來花正繁客愁今
去柳堪折雙槳隨君載君去莫忘江城離別處遥
指金陵宮闕傷蔣山夜火烏棲樹

無題二首

露濕槐廳已報秋黃昏猶抱玉箜篌涼風有意飄
團扇殘月無情入小樓顦顇漫憐人似玉顛狂忍
見絮盈頭此身已分隨流水敢怨年華去不休
高高明月照流黃斷續鴻聲到曉長琵琶再彈空
有調鴛鴦分繡不成行紅顏命薄將爲石青髩愁

淡靑作霜㑹悵舊巢泥又落何時雙燕語雕梁

遊天池

一徑松陰入懸厓未可攀淸池開石上古寺隱林間煙冥鐘初斷山淡鳥乍還莫嫌歸路寂澗水正潺潺

病起

坐臥淡秋裏丹楓繞戶庭酒餘雙眼白病起一峰靑就榻看疎雨移書點亂螢愁懷與落葉蕭瑟不堪聽

寄潘次耕

往事憐多難相看淚未消崎嶇燕市月嗚咽浙江

潮斷鴈低空起殘山入望遙脊鴒原上過應痛草蕭蕭

秋日送人之楚

錦樹霜花照遠遊離人相送正悲秋攜尊自結靈均佩作賦還登庾亮樓木落楚江看過鴈月明湘水暫維舟黃陵夜冷君休過玉篴金笳起暮愁

宮怨四首

碧紗如霧曉生涼鳳髻微熏坐玉牀一葉梧桐金井墜爲誰飛上月如霜

歌舞飄零粉黛銷蓬萊淺鎖翠華遙夢中記得霓裳曲明月何人教紫簫

花飛顦顇損紅顏夜半徒勞守玉環腸斷西宮頭
白晝何如青冢在陰山
玉輦頻移下九霄君王新幸董妖嬈東風自閉葳
蕤鎖不用黃金貯阿嬌

寄題吟閣

每思高閣同登日到處常懷兩鬢霜短褐曾聞形
似舊清吟不廢日初長采供怪石雲生屐漱取寒
泉雨滿牀儻許相過容問訊爲言潦倒與偏狂

鄧尉探梅雪中返櫂由西郊達郡居却憶
安節歸江楓菴作

春雪霏霏驛路平梅花零落此時情風回江郭流

澌急寒逐郊原細草生寮唳鴻聲仍北向蕭條騶影獨南征最憐高臥禪關裏潦倒狂歌酒自傾

寄侯齋孝廉

入春曾買剡溪櫂別後還聞更卜居栗里柴車今在否南州高榻定何如疎簾不隔朝雲入斷嶺低看晚照餘準擬秋風叢桂發扁舟重問孝廉廬

夏夜池上納涼

仲夏苦炎熱暄疑須嚴阿偶來坐池上清景滌煩痾林淡晦復冥叢篠互交加萋萋園草繁爛爛螢火過坐久知露滴微香含渚荷漸覺影浮動仰視明星多稿鳥墜林葉夕鱗躍澄波物澹境自適氣

清神亦和所媿儔侶希心賞獨高歌

病中漫興

三徑荒荒草未除衹緣多病賦閒居看花欲理登山屐對雨先翻種藥書四壁蛩聲初入戶一溪秋水漸成渠振衣自笑疎狂甚瘦骨應憐鶴不如

秋夕登馬鞍山絕頂即玉峯一名馬鞍

馬鞍勝絕橫霄漢回合孤城翠幾重丹壑泉流穿薜荔碧厓雲鎖側芙蓉霜淺曉動虛巖月木落寒催古寺鐘回首石壇秋更淨短衣雙屐試孤筇

余夢中得黃花處士白雲堆之句醒來悵然遂成一律

黃花成處士秋老白雲堆駐策心猶曠登高首獨囘夢魂今若此我意已先灰何似東籬下飄零數舉杯

題畫

松風當谷口茅屋隱荒林萬壑爭流水江寒應更深

泚筆點秋山雲容自欣賞荒徑無人行微聞樹葉響

贈吳虞升

有明饒風詩迹作三百年高楊張徐後一一能比肩北地旣沈鬱信陽復高騫琅琊與歷下希世皆

足傳慨自慶曆還風雅多變遷君今思古調矢志
摩蒼天而我傷薄劣懷抱徒自憐惟願各努力相
繼追前賢

清明曲二首

黃鸝弄舌太輕盈隄上踏歌春正晴纔過牡丹又
芍藥年年花事趁清明
畫舫蘭橈蕩水涯脆吹香霧出窗紗清歌一曲橫
塘路泊處垂楊第幾家

得改亭先生采園寄書慨然有作

別淚如江水離心似轆轤數難數行紙說盡世情
無

絕句

忽憶江頭把釣竿鷓鴣啼急雨漫漫楝花初紫銀魚白日夜思歸笠澤灘

秋雨歎

乙巳之秋八月雨愁霖十日不肯住天吳駕蜺傾海濤白日欲匿塞煙霧六月七月多颶風巨浸逐浪騰蛟龍屋廬頹洞塲圃汨魚蝦如土家室空漫天雨勢猶未已男啼女號飢欲死眼前飢死那足論縣官租稅從何理

遊王氏園林四首

幾折煙蘿暗林塘一徑逃紅泉冋翠壁綠樹間丹

梯捫石人行倦分巢鳥亂啼迸知敢辭歇可有舊
烏棲

興廢成今古登臨一惆然危樓餘徧草片石起蒼
煙荷葉田田出藤梢故故牽輞川遺迹在圖畫總
堪憐

憶昔屯兵日清秋散槖駝至今饒首蓿空使問藤
蘿白鷺低飛急青山入望多來朝好乘興載酒復
相過

比舍朱樓好波光望裏懸已知行樂地曾費買山
錢綠野情何劇清尊興枉然翻令悲絕塞有夢到
平泉（比舍爲海寧相國拙政園相國在政府十年不歸旋遭遷謫園今廢爲公署）

重九吳門遣懷

亭皋木脫鴈飛遲正是參軍落帽時不覺愁心難自遣覊嫌旅夢少人知低回綠水長洲苑寂莫青山短簿祠却憶故園秋色裏茱萸插徧好題詩

贈周子俶孝廉

去年君獻金門賦盛名自滿長安路今年君作五湖遊自言爲客多窮愁丈夫讀書須稱意世上功名那足取君不見按書天祿張太史（酉銘）又不見起草明光吳學士（梅邨）前後聲名動直廬兩朝著述推能事羨君曾發太史門片言奪席常驚人世事滄桑雖屢變前輩風流猶可聞羨君更與學士交舉

堂日夕期握手彈箏走馬劇歡娛陸㑺酣歌無不
有以茲感激常自吟爐中大藥如可尋朋來偶造
青精飯病起惟看拂紫琴感君贈我詩一軸服前
輕薄眞碌碌江東殘曲自堪歌胡爲獨作阮公哭

金昌雜詩八首

月滿潮平送客船姑蘇臺上影空圓遙知後夜能
相憶蕭瑟如余最可憐送別姜西溟後有懷
年來蓮幕羨同遊夢繞寒潮八月流遺我西湖竹
枝曲何如水調在揚州孫無言山人同王西樵考功咨武林寄西湖竹枝詞
酬贈
金焦山色望中收一片江聲到石頭聞說使君能

好事硬黃雙勒見風流潤州程崑崙別駕惠寄天下第一江山石刻賦謝

曾見婁東數子詩謝家庭樹鎮相思絕憐委巷回車後恰是寒江夜雨時王崙士枉訪不值奉懷兼寄擇民虹又

風雅誰能啓後賢吳陵馬上竟忘筌從來妙悟無人會今見論詩數首傳讀王阮亭先生論詩絕句先生自序云雨中發吳陵計馬上所得凡二十七首

憑陵騷雅未全孤讀罷新詞病欲蘇老卻陳琳無限事令人翻憶小三吾西銘見示陳其年射雕集感懷兼寄昌府疆先生及新梁青若小三吾碑獨闕中亭也有小三吾俯和詩

黃沙磧裏古雲中匹馬曾經背朔風莫怪窮邊詞賦老緣知橫槊是才雄檇李顧俠君書索和曹秋岳先生雲中倡和詩漫題絕

句

澹寒微雨暮秋時笠澤蒼茫自飄詩底事逢君高月旦姓名翻遣異人知（長洲吳羹升爲松陵卩號贈余走筆謝之）

聞鴈

僦額空齋病易成忽逢旅鴈向人鳴聲隨砧杵秋空急影落關河月正横尺素傳來猶萬里夢魂歸去已三更邪堪嘹亮清宵裏多恐樓頭少婦驚

月

苦霧明雲合嚴城夜漏傳離家已卒歲幾見月重圓獨坐悲今夕哀吟憶往年妻孥無恙在應到夢魂邊

寄家兄

早歲憐余拙飄零竟若斯每逢鴻鴈過便憶鶺鴒詩旅食何顏面還家只歲時衰親頭已白強半賴扶持

懷舍弟

失母偏憐早傾冤悃轉濃汝惟餘涕淚吾自想音容縱飲千場醉飢驅萬事慵飛騰猶望爾慎勿負三冬

歲暮感懷寄葉元禮

寒譙愁聽木葉聲霜風吹落一孤城牛衣自灑窮途泣玉笛誰傳倦客情臥病空齋鴻鴈至懷人江

上暮雲平最憐歲晚傷心切濁酒高歌夜夜傾

春日送吳大虞升北上

送汝分南北風光思暗驚春回吳苑樹雪盡廣陵城鄉夢憑誰寄孤颿去轉輕平生湖海志我亦厭柴荊

城南散步過欽山人禪房

偶過禪房看新綠鵲爐香灺茶煙續生綃一幅三尺長含墨吐花寫斑竹欽精繪事

題崔不凋孝廉畫水仙

澹墨欹斜寫水仙微微寒月籠輕煙櫻桃句好露衣久丹粉生香更可憐孝廉有櫻桃軒集

東侯齋孝廉

峨峨山上松鄰鄰水中石石用礪齒牙松以比勁節崔嵬大樵巔蒼翠如欲滴（大樵山名侯齋隱居處）中有仙人居彷彿餐霞客有時發清嘯石破山亦劃偶然點毫素煙雨生四壁曠覽有餘情蒼厓貼天日躡屩企高蹤裘衣欲相即無奈塵垢牽營營寡所適因憶去年冬皓月當中夕飲我坐山齋落葉紛蕭瑟茲情詎可量離憂至今積

為陳其年題雲郎小影

開來詩卷太縱橫尺幅冰綃無限情消得元龍湖海氣紫簫吹罷可憐生

題畫贈別宋荔裳觀察

澹墨濃煙宛畫圖依依南浦片帆孤遙憐細雨微茫裏一路看山得似無

秋日同程崑崙郡丞暨垂其杓石然明右尊諸子遊大石山作

洗鉢過峰頂雲歸僧未還霜濃楓欲醉秋靜蘚皆斑夕景同丹壑飛泉濕翠鬟登臨思謝朓佳句滿青山